



永遠的阿媽

洪淑娟

凌晨，好夢正甜，忽然喉頭癢癢，一聲輕咳，醒了過來，眼神不經意的掃過時鐘、日曆，才五點，農 6/22？不正是阿媽的生日祭辰？我微微一笑，是阿媽來提醒我記得準備點她愛吃的菜孝敬她。這些年了，她還守護著我。心裡浮起一陣溫暖，卻也陷入無限的哀思。

那夜，當我顫抖的手做完最後一個病人，飛車南下，是夜裡 11 時。我親愛的外婆已經安祥的躺在表弟家客廳的一側。表弟媳把她打扮得很漂亮，紫緞黑花短襖，同色長裙，繡花鞋，帶著白手套，橘色薄被上，覆著鵝黃色的往生被單。涼涼的臉頰，冰冰的唇，已不再回應我的呼喚。

我呆呆的望著，淚眼迷離中，覺得有些兒陌生，左看又看，是了！她沒有上妝！我於是拿了粉撲、唇膏，淡淡的，為她勻上粉底，撲上一層粉，抹上腮紅、口紅，仔細的描好眉，這，才是了！這才是我最親愛的阿媽！忍不住，我笑了！

小時候，我最愛睡著的外婆，白晰美麗安詳。小鎮上，人人稱她「先生娘」，半數以上的孩子是她接生。不管風狂雨驟，霜降日炎，或是三更半夜，外婆總是隨叫隨到。她說，一身二命，片刻不容緩。愛美的她，也說，半夜裡，一臉蒼白，會嚇壞產婦及家屬，尤其新生命來到這世界，第一眼看到的她就是她，當然必須要美美的。於是只要得空，總是上好妝待命，尤其臨上床一定要擦好胭脂口紅。不管多疲累，

總以最齊整的一面示人。

我的外婆，身材纖細，聲音柔嫩，富裕餅商的么女。80 年前日據時代第一批正式訓練出的電話接線生，也是第一批結業的有照助產士。有一張她十八歲，梳著現在流行的妹妹頭，身著長洋裝，娃娃鞋，拿著一朵玫瑰花輕輕地依在右頰的相片是我的最愛。我總以為，長大後的我也會去相館拍這麼一張，可惜，遠超過 18 歲的雙倍年紀了，還沒實現。

她愛讀書，日據時代曾偷偷去學漢文。在我很小很小還不識字的時候，第一本兒童讀物就是日文版的「產婆學」，所以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娃娃不是肚臍眼迸出來的。迄今，我還清晰記得某些圖片，尤其是娃娃屈著身子拉著臍帶擠在子宮裡那張。有一陣子，我以為自己會當婦產科醫師。接線生的訓練，讓她直到九十高齡，拿起話筒，聲音自然就會變成如同 18 歲般的細嫩、輕柔，讓對方誤會是我女兒在說話。

外公、外婆共育有一女三男（都是自己接生）。外公是嘉南大圳朴子分駐所主任，幸福美滿。後因堂叔公參加「三民青年」，被日本政府通緝，提供生活贊助的外公被牽連，入獄一年，

以三十九歲英年抑鬱早逝。外婆也過了一陣子白色恐怖的生活。當時媽媽就讀嘉義高女，因高燒略為弱智的大舅十二歲，二舅四歲，三舅尚在襁褓，而外公留下的三甲良田，光復後因「三七五減租政策」被佃農放領，赤手空拳的外婆，就這樣撐起一個家！

不數年，有「小鎮才女」美譽的母親，雖然嫁入豪門，卻以 24 歲花樣年華新寡，備受欺凌，不得已，帶著三歲的我投靠娘家。外婆，又默默的擔起這一切；生活，更加拮据了。

有權有勢的祖父，因著財產問題，想盡辦法，要奪走我，逼媽媽改嫁。無數次，三叔帶著警察來，說我沒有戶口，不能居住。媽媽是那樣的軟弱，而我，是那樣的無助，連門外的大火雞似乎也不懷好意的俯視著我，都是外婆翼護著。她以堅定清晰的語氣，告訴來人，她是戶長，誰也不能帶走她的孫女！

白天，當她必須外出時，總不忘告誡我「小心警察」（不是小心壞人！）--時至今日，看到警察，我還會不由自主的迴避，因為我不清楚那一襲制服底下，包著的是怎樣的心！小小的我，小心的關著自己。總是從花格子窗戶望著鄰家小孩玩耍，最討厭晴天，他們汗流浹背，臉色紅通通的好快樂！我，只能一遍又一遍的翻閱「產婆學」以及舅舅們的武俠小說，想像自己是「先生娘」，或高來高去的「俠士」！最喜歡下雨天，每個孩子都被關在家裡，跟我一樣！我愛看著院子裡一窪窪積水，被雨激起的漣漪，一圈圈，一圈圈，圈住我無限的幻想！

後來林金生縣長（爸爸的同學）幫忙，高女畢業的媽媽得以回學校教書。我有了戶口，叫做「寄留」，可以上幼稚園、小學，一切，才改觀。媽媽先只能到祖父勢力不及的鄉下教書，早出晚歸，我於是成了不折不扣的「阿媽仔」。看著她細心煮沸過每一個「產包」，每個

針頭每一條包布，她一雙巧手，折出的消毒巾，就像燙過一樣。我們家的孩子、及我的朋友，沒有一個有 B. C 肝，可見她消毒的認真、完全！經常，我看著她理針藥、止血針、催生針、強心針…，告訴我鎮上最大的藥房「一安堂」的老闆真「有量」，每每讓她賒帳，直至過年。其實，她也很慈悲，付不出「紅包」（生產費）的窮人家，她從不催討，人家日子比我們更苦！

家裡養著兩頭母豬，生小豬可賣來貼補家用。偶爾我也幫著她餵食，她不捨得我沾到手，只肯讓我拿小塊「豆餅」丟到飼料槽裏。早期傭人（養女）幫著，大舅婚後，就變成農家女大妗的工作。一個急景凋年的寒夜，母豬待產，阿媽冒著酷寒，守候竟夜，不料多數豬仔是死胎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，我見到她痛哭失聲。從小，我也隨著阿媽做女紅、繡花，她總是盛讚我有一雙敏捷的巧手！

就這樣，清晨打開眼睛，就看她不停的工作，直到年近七十，還蹬上鐵馬為人接生。除非起不來的大病，她總是武裝自己，顯得精力充沛，整齊美麗。她細心照顧自己，因為她知道自已沒有生病的權利。無數個等門的夜晚，她為三舅的不學好自責—她太忙了，給孩子的時間太少。也會為二舅的肺結核自疚，「太疏忽了」，沒有注意到孩子營養不足！於是，我暗自發誓，以後絕對不做「要出門」的工作，我要守著家，守著孩子，除非死別，不輕易背離婚姻！我也不要像外婆為大舅打點工作時，要在某省議員家門口等待，我要「不求人」的工作！這，造就今天我成為一位自行執業，認份甘願的牙醫師。

三舅普考、二舅特考及格、我僥倖考上嘉女榜首時，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。浪子回頭，病兒終變壯碩，媳婦個個美麗大方，孫兒接二連三來報到。後來，我進了台大醫學院，



拾壹、洗心集





拾壹、洗心集



雖不是「醫科」，她也一樣高興，只是不免常常嘆息著：如果妳是男的就好了！物質仍然匱乏，時間仍然不夠用，精神上，富有多了！穿上淡紫色蕾絲旗袍，灑著淡淡花露水、髮麗香，參加助產士大會的外婆，在我眼裡，是那樣端莊、美麗、高貴！

她心疼每個孩子，尤其是不在身邊的二舅一家。助產士的工作不定時，又得幫每個娃娃洗澡至滿月。每次二姪待產，她經常急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個空檔去南投中興新村為她接生，來不及做完月子，又得趕回來馬不停蹄的為鎮上的娃娃洗澡、接生。常常，聽她喃喃的自責，可惜二衿不在身邊，不能像其他兩個媳婦一樣，為她做完月子、帶帶小孩，有虧作婆婆的職守。

我生老大時，她 75 高齡，孝順的二舅已在農林廳特產科任股長，三舅任朴子市漁會主任，不要她再操勞，「勒令」她退休。我出院即帶著甫出生的娃娃飛回家鄉。媽媽什麼都不會，當然也是阿媽幫忙坐月子，接著老二、老三出生，雖請了傭人，還是勞駕將近 80 歲的老人家來給軟趴趴的娃娃洗澡。在她手下，再吵鬧的娃娃也舒舒服服，香噴噴地睡著。何其幸運，我的三個孩子，有「阿祖」來抱抱！阿祖也很開心，有這樣「靈靈精精」的曾孫承歡膝下——所以我常常藉故帶她來台北小住，拜託黃瑞雄醫師，照顧她的心臟。黃醫師，真是有耐心的好醫師，一直到往生，阿媽還服著他開的藥！

80 歲以後，是她最痛苦的歲月。菸酒不拒的三舅英年早逝，大姪車禍致殘、不久身亡，表弟吸安自殺，三姪生意失敗，房產損失殆盡。老人家似乎都平靜以待，鎮日裡頌佛唸經。而我，對於菸酒，安毒、酒後駕車，則是深惡痛絕。

終其一生，她很少認真抱怨（包括奪去她田產的「三七五減租」政策），只是感到遺憾。因為匱乏，不管是物質，還是時間，即便是她傾其所有，仍給兒女們分配不均的感覺。我只好安慰她，總有一天，大家會明白的。

她見多識廣，看透人生。菲傭陪她在晨曦中，對著門前一片開滿黃澄澄花的油麻菜田作最後一遍巡禮之後，上床歇息，就此長眠。如同佛陀所說，一息之不來，命亦隨逝。如此安詳，如此平靜。我遵照師父指示，靈前只敢誦著聲聲佛號，回家躲在被窩或浴室裡，天天哭，天天胃痛、鬧肚子。哭啊哭的，分不清楚是哭阿媽的猝逝（我原以為她會活過 100 歲），還是哭自己那驚怖失恃的童年？

其實我應該要高興，高興阿媽了無牽掛、舒適自在的走完人生旅程，她鍾愛的曾孫兒女已經分別是美國哈佛大學、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與台大準醫師。而留下的最後一筆積蓄，數年來媽媽幫她滾成相當數目，讓舅舅、表弟無負擔地辦完她今生最後一件大事。我們應該歡喜相送，送她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永不再輪迴。而我，也該送走那塵封的往事，只留下感恩的心。讓其他，隨著燃燒的貢錢冥紙，灰飛湮滅，隨著阿媽的骨灰，封入那小小的甕中，永不再觸及。

永別了，這孀居一甲子，96 高壽，擁抱著貞節牌坊的永遠的阿媽！永別了，祖孫相依的童年！ 農 6/22 .2005 ♣

（本文作者現職為臺大醫院著名牙科主治醫師）